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在风云突变的年月

——周副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故事

郑定于 王吉呈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周恩来同志，一九三六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，迫使蒋介石改变“剿共”方针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斗争故事。

本书的语言简洁，故事新颖、生动、感人，从各方面揭示了周恩来同志把一切献给革命的崇高思想；具体地再现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，坚韧不拔，力挽狂澜，临危不惧，沉着果断，一丝不苟，忘我工作，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。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在风云突变的年月

一周副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故事

郑定于 王吉呈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插页5 印张4 字数63,000

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211

统一书号：R10094·268 定价：0.39元

目 录

一九三六年的枪声.....	(1)
大将行.....	(11)
雪夜.....	(17)
马闯延安城.....	(25)
刮胡子的故事.....	(33)
“可把您盼来了!”	(39)
肝胆相照.....	(48)
“让我睡五分钟”	(55)
三访卢广济.....	(61)
赴会	(70)
拜会史沫特莱.....	(78)
舌战两宋.....	(85)
在风云突变的日子里	(94)
祭灵.....	(103)
夜走东里堡.....	(110)
凯旋归	(119)

一九三六年的枪声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一个不寻常夜晚，约摸九点钟光景，两个军人面带愠色，从临潼的华清池院内走出来。他们互相会心地用劲握了手以后，各自坐进自己的小汽车，一前一后地向古城西安急驰而去。

天气冷得出奇。凛冽的西北风一刻不停地刮着，光秃秃的树木被寒风吹得嗦嗦发抖，连古老城墙上的一些巨砖也冻得裂了口，粉碎成片末，散落在护城河的坡地上。可此时此刻两人心里却是极不平静，好似有一团火，他们被强烈的爱国热情燃烧着。

“我们还能再置民族的危亡于不顾，听任蒋介石的摆布，打共产党吗？这样做，能打回老家去，拯救沦亡的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吗？”前一个车上的军人，内心显然经过了痛苦的反复斗争，这时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。不久前，西安的人民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请愿运动，强烈要求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，他当众许诺一星期之内以事实作答复，现在时间就要到

了，“我能不讲信用、说话不算数么？不，绝对不能！”

后一个车上的军人也在心里下了最后的决心：“把这个摊子（指他的部队）这样摔了，响！值得！”表现了他破釜沉舟的坚强决心和不惜承受最大牺牲的英雄气概。

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，一个是西北军的首领杨虎城。刚才，他们又一次去找蒋介石劝说，结果仍然为蒋所拒绝。蒋介石态度很不好，蛮横地说：“现在你们就是拿枪把我打死，我的‘剿共’计划也不能改变”。于是，他们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发动一件将轰动整个世界的大事。

汽车驰入东门以后，不久就分开了。张学良急匆匆地回到他的公馆。这时，会客厅内摆着丰盛的酒席，坐满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，可谁也不吃，一个个神色严峻，屏着气，在等待着什么。他们见张学良进来，唰地都站立起来。张学良脱掉斗篷，摆了摆手让大家坐下，然后在桌子上重重捶了一拳，说：

“蒋介石还是那句话：‘要么服从剿共命令，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，进攻陕北苏区；要么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就去福建和安徽，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‘剿共’。共产党以大局为重，号召各党

各派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我们能和他们再打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！你们不愿意，我和杨主任也不愿意。不打，那就得走。那时得不到红军的支援，早晚要被蒋介石各个击破，难免灭亡……你们大家说，我们怎么办好？”

“和蒋介石拚了！”

“陕西有句土话：‘南山的核桃要砸了吃’。看来劝说已经不济事，只有走这步‘逼上梁山’的棋了。我和杨主任商量，决定实行‘兵谏’，把蒋介石抓起来！城内由西北军负责，城外临潼方面由我们东北军承担。大家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坚决服从命令！”将领们齐声喊道。

“好！”张学良说，接着他喊道：“孙铭久！”

“到！”一个青年军官威武地站起来，他是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。

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，听刘师长和白师长的指挥。今晚准备，明天拂晓前完成，一定要捉住他。这件事可跟打仗不一样！明天——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能见面了，不过，报纸上会登这么大的字。”

张学良做了个碗大的手势，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尽管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平稳，和平常一样显得很

洒脱，但他的心情却是很紧张的。

孙铭久说：“我们一定完成您的命令！”

“绝不要把他打死了，万不得已时可以打伤他的脚。”

“是！”三人齐声答道。

“你们去吧……等等！对一下时间。”

“十一点二十三分。”刘师长说。

“你的表慢了。”张学良解下手上的表，“给，把我的这块拿去。”

总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的绥靖公署。当晚，张学良和他的几十名将领全到那里去了。

一个多小时以后，一辆黑色小卧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出东门，越过灞桥，来到临时作为捉蒋指挥部的临潼城门楼。在这里待命的一百多个士兵，全是从卫队营中挑选出来的。

孙铭久从车里出来，走到队列跟前，情绪激昂地说：

“弟兄们，这次委员长来西安，副司令请求打回老家去，委员长不但不准，反而把我们的副司令扣压起来了。我们卫队营是保卫副司令的安全的，保卫副司令是我们的神圣的职责。……”

孙铭久这番半真半假的话 是他们事先商量好

的，他觉得这样讲保险些。其实这完全是多余的担心，士兵们早就想收拾蒋介石了。

三点四十分左右，捉蒋部队来到华清池外。这时，天色黑沉沉的，多半个世界象死去了一样。宫墙下那哗哗流响的泉水声，更增添了紧张和恐怖的气氛。

眼看就要瓮中捉鳖了，不料临阵出了意外。一个指挥官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不见了，怎么也找不着他。误了时间，部队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了，随即开枪阻击。双方在二道门入口处展开了激战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，捉蒋部队才把蒋的卫士全部击毙。

孙铭久立即冲进蒋介石的卧室，蒋介石已经不在。他一看蒋介石的衣服还在，茶几上的一只杯子里泡着假牙，被子也象刚睡过的样子，一摸，还有热气，估计跑不多远，于是，就立刻命令搜寻。可是屋内屋外，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找遍了，仍不见踪影。他到底哪里去了呢？……

城里住着蒋介石的一些重要将官。昨天晚上，杨虎城设宴招待他们，接着又请他们观赏古老的秦腔，一直热闹到下一点。就在他们进入梦乡的时候，西北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解除了城里反动军警的武装，同时围住了西京招待所，把他们一个个从被窝里

拖出来，囚禁在大厅里。有的人连瞌睡都没醒就迷迷糊糊地当了“阶下囚”。这一帮平时作威作福、不可一世的国民党要员，现在一个个面如死灰，吓得不知所措。士兵们一清点人数，发现少了陈诚，于是到处寻找。后来在厕所内把他找见了，他头戴手纸笼，蜷缩着蹲在一个角落内。

城内的一切都按照原计划顺利完成了。可临潼方面，到八点多了，还没有捉到蒋介石。

在新城指挥的张学良猛地从沙发上站起，心急火燎地来回踱着。他看了一眼冷静的杨虎城，说：“如果跑了……将会是个什么局面呢？”

“门外汽车一辆不少，蒋的坐车也在。”杨虎城说，“跑不了！”

“会不会投塘自杀？”

“不会。他还没有这种胆量。”

停了一会，张学良突然拍着脖项说：“虎城兄，倘若找不到委员长，我就割了这颗头，请您带到南京去请罪，以了此公案。不能为了停止内战而又引起内战！若是如此，那我张学良便成为千古罪人哪！”

杨虎城深为感动。他劝慰说：“请副司令不必担心。据我判断他跑不了。命令部队扩大搜索圈，继续查找！”

原来捉蒋部队冲进二道门的时候，蒋介石被枪声惊醒，他立即命令卫士去问怎么回事。一会儿，枪声喊声更响，他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，没等卫士回音，撂开被子，匆忙间只披了件睡衣，光脚拖着鞋就往外跑。他跌跌撞撞过了飞虹桥，想从后门逃上山去。谁知后门锁着，怎么也打不开。他一心想逃命，见墙不高，便使劲爬上墙翻了过去。墙是借山势砌的，里低外高，跌得他死去活来，脊椎骨摔坏了，脚也碰破了，还丢了一只鞋。说来也巧，深沟内正躲着一个叫蒋孝镇的，是蒋介石的侍从，又是侄儿，于是就背着他往山上逃。向西有路，诡秘的蒋介石怕遇到追兵，要蒋孝镇择荒而上，最后躲藏在—块名叫虎畔石边的草丛中。两个人躲着显眼，蒋介石把蒋孝镇撵了出来。蒋孝镇只好离得远远的守卫着。

孙铭久在草丛中发现了蒋孝镇。

“委员长在什么地方？”

蒋孝镇不回答。孙铭久火了，拔出手枪，厉声说：“讲不讲？不讲，我立即毙了你！”

蒋孝镇吓得浑身筛糠似的，回头向后面瞥了一眼。孙铭久立即明白了他的用意，随即命令卫队迅速朝蒋孝镇看的那个方向搜去。没多久，跑在前面的班长就大声嚷道：

“委员长在这里呢！”

孙铭久冲到蒋介石的跟前，只听蒋介石没牙的嘴，不住地说：“你们打死我吧，打死我吧！”

这时天色已经透亮，突然刮起风来，满山尘土飞扬。蒋介石光着头，满脸灰沙，披着一件古铜色的绸夹袍，下身穿一条白单裤，光着一双脚，畏缩在乱草丛中直打哆嗦，不断地出长气，发出喃喃的声音。孙铭久打量着他这副狼狈的样子，心想：大人物也不过如此！刚到西安下飞机时的神气哪里去了呢？

孙铭久马上打电话给张学良：“报告副司令，委员长找到了！”

“立即把他送到新城大楼来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是！”

张学良如释重负放下了送话器，紧紧地握了握杨虎城的手，然后疲倦不堪地倒坐在长沙发上。他已经一夜未眠了。……

就在这时，孙铭久正在山上不亢不卑地对蒋介石说：“我们是东北军。我们奉副司令的命令，来保护委员长，请你进城去。”

“你们的副司令在哪里？”

“在西安恭候。”

蒋介石原先以为是红军打来了，才吓得落魄失

魄，及至知道是他部下“作乱”时，神气又来了。他用发怒的口气说：“叫你们的副司令来，我脚痛不能走，不去！”

“山下有车。”

“我要马。”

“这里没有马。我们大家背着委员长下山吧！”

“你们可以将我立即枪杀，但我不去。毋多言！”

参加搜山的人听说蒋介石找到了，都想看看是个什么样子，渐渐地人越聚越多，挤满了半边山。当他们听说蒋介石耍赖不走的时候，不由得恼火起来，大声嚷嚷开了：“奶奶的，把咱东北卖了，还那么牛！把他敲了！”“对，赏他颗黑枣！”

蒋介石一听慌了，心想：倘若有人真的开枪，那我这条老命岂不完了？他只好乖乖地跟着下山了。

不一会，蒋介石被押回到新城。张学良看着他从门前走过以后，转身对杨虎城说：

“虎城兄，我们把天戳了个大窟窿啦！这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杨虎城没有立即回答，沉思了好长时间，才说：“这……象是捉了只刺猬……”

“蒋介石这个人，光你我是斗不过他的。”

杨虎城点点头表示同意。突然，他充满信心地说：“有能治服他的人！”

“谁？”张学良急切地问。

“共产党！要和蒋介石斗，非请共产党不可。”

“对呀！请共产党来。”张学良高兴地说，“最好能请周恩来先生来西安。”

“好，就这样定了，立即向陕北保安发报。”杨虎城左拳捶右手掌，用浓重的陕西话说着，作了果断的决定。

大 将 行

蒋介石被抓的第二天清晨，在陕北保安附近的一块叫康家沟的河滩上，有一位年近四十，胸前飘着长须的军人，正在试骑一匹枣红大马。时而缓步跑着，时而加鞭飞奔，那马跑得十分平稳，仿佛是踩在极其松软的地毯上。突然，马前出现了一块岩石，大约有二米高，三米多宽。这时骑马的人没有绕着走，只是把镫子一磕，那马立刻快跑几步，接着四蹄腾空，箭也似地越过巨石，轻快地落地，又继续跑着。在一旁观看的红军战士不由得鼓起掌来，连声高喊：“好马！好马！”

“不错，是匹好马，真是一匹好马。”骑马的人跳下鞍以后高兴地说。

“周副主席，这下可以给主席骑了吧？”一个年轻战士接过缰绳笑着问。

骑马的人就是周恩来，当时他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周副主席。他回答说：

“可以了，完全可以了。同志们，你们立了一大功，为咱们的毛主席调驯了一匹好马。我感谢你们！”

“不！是周副主席的功劳。”战士们齐声说。

“怎么是我的功劳？我可不能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啊！”

“是您对毛主席的感情教育了我们，使我们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应该如何爱护自己的领袖。”

周副主席捋着长长的胡子笑了，显然他对战士们的进步从心底里感到满意。

原来毛主席在长征中骑的那匹小黄马，到陕北后不久就病死了，一直没有一匹称心的坐骑。贺龙同志知道这件事后，从蒙古人民送给他的好马中，挑了匹枣红大马，给毛主席送来了。周副主席看这匹马性子很烈，就指示警卫班的战士一定要用心调驯。后来他代表一方面军到甘肃会宁与二、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合去了。经过几个月的奔波，前几天才回到保安。一到家就问枣红马调驯的情况。听说已经调驯好了，他顾不得休息，今日一大早与战士们一起来到这里，亲自经过试骑，这才完全放心了。

试完马后，周副主席和警卫班的战士谈笑着往回走。刚到县城的时候，毛主席的警卫员小贺兴冲冲地迎面走来。他走近周副主席的身边，一个立正，说：

“报告周副主席，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，主席请您立刻就去他的窑洞开会。”

“好，我就去。”周副主席点点头，立即加快了脚步，他边走边对牵马跟在后头的战士说：“回头把马再涮洗一下，给主席送去。”

“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很好地完成任务！”

这时，早晨的太阳已把一片灿烂的金光洒满山川，积雪开始溶化了。

毛主席住的窑洞，是傍山的两孔石窑，窑前有块小平地，周围用鹅卵石砌成半人高的矮墙，墙东面开了扇木栅门，墙西外面有一间简易平房。周副主席刚跨入栅门，只见石窑的棉门帘一撩，毛主席满面笑容地从里面出来。周副主席赶忙快走几步，迎上前去。

“恩来同志，您刚回来，身体又不甚好，本应该让您好好休息几天。可是，这件事太重要了，所以，我还是把您这个大将请来了。”毛主席紧握着周副主席的手说。

昨天晚上毛主席接到了张学良、杨虎城发来的急电。他一边看电报，一边抽烟，紧张地思考了一夜。想到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就会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，那时候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；倘若处理得好，可以转危为安，中国从此便能走上民族团结、复兴的道路。……我们党应该努力争取

后一个前途！那末，派谁去最合适呢？毛主席很快就想到了周副主席。因为他不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，卓越的外交才干，而且是张学良、杨虎城的老朋友。

今年四月九日，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，从洛川秘密飞到延安。在城里的一个天主教堂内，等候和我们党的领导人会见。毛主席派周副主席从山西前线日夜兼程赶回延安。双方交谈了不一会，张学良就为周副主席那潇洒自若的学者风度所倾倒，犹如久别重逢的朋友一般，坦率地讲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一些看法。周副主席以诚恳的态度，和他进行了讨论。张学良通过这次同周副主席的会见，明白了许多道理，更加信任和依赖我们党了，坚定地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。

“大将不敢。”周副主席也幽默地笑着说，“有什么新的重要任务，主席您尽管往我肩上压吧！”

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手拉手进了窑洞。里面先到的朱总司令、博古同志和洛甫同志等中央首长都起来相迎。他们刚坐下，又进来了一个块头又高又大的人，这是张国焘。前几年因闹分裂，他把我们党的十多万军队都搞垮了，只剩下一部分人回到陕北。毛主席为了挽救他，仍然把他留在党内，还让他担任边区苏维埃的副主席。

这是政治局委员开会，商量如何对待西安事变。